

《蛮三旺》与格萨尔史诗

陈岗龙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摘要] 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记载的“西藏神话”《蛮三旺》被学者们认为是藏地流传的关羽传说。对《蛮三旺》的叙事结构、情节母题和《格萨尔》史诗进行比较研究,会得出《蛮三旺》不是关公的传说,而是格萨尔降魔救妻的史诗故事的结论。

[关键词] 《蛮三旺》;关羽;《格萨尔降魔救妻》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12)06-0001-04

一、格萨尔、关公和《蛮三旺》

研究格萨尔与关公关系的学者一般都会涉及到“藏三国”或“蛮三国”的话题。刘立千先生在他翻译的《西藏政教史鉴》“迎汉妇公主”第十三“格萨武王”注中说:

西藏有野史一种,盛称格萨王与胡人各族斗争之武功。此种野史,汉人称为《蛮三国》,而谓格萨为蛮关公。流行藏地,极为普遍。今西康人虽犹知Ge-sar sgrungs为《蛮三国》,格萨为蛮关公,然在清初学人,则竟误认格萨为关羽,反以格萨王为土人所奉尊号矣。^[1]

韩儒林先生于1941年在《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罗马凯撒与关羽在西藏》一文中考察了藏区的关公庙,也探讨了《蛮三国》为格萨尔史诗的问题^[2]。

任乃强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边政公论》和《康导月刊》上发表了《〈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关于“藏三国”》《关于格萨到中国事》等3篇文章,讨论了《藏三国》和格萨尔与关公的关系,其主要目的是推动汉人学者对《格萨尔王传》的认识和研究。^①任乃强说:“记载林格萨事迹之书,汉人叫做藏三国。藏语曰格萨朗特。译为格萨传,或译为格萨诗史,因其全部多用诗歌叙述,有似我国之宣卷弹词也。”任乃强先生根据大卫·尼尔的英译本和陈宗祥的汉译本,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格萨尔王》的内容。

上述早期学者对《格萨尔王传》的介绍和格萨尔与关公的关系的讨论中都没有提到《藏三国》或《蛮三国》的重要简述文本——清末民初人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信仰类所载“西藏神话”《蛮三旺》:

西藏神话,以蛮三旺为最古,谓中古时,妖怪横行,民受其害,刘备、关羽、张飞出而治之,战

^①这三篇文章后来收入赵秉理编的《格萨尔学集成》第二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667-675页。

[收稿日期] 2012-09-15

[作者简介] 陈岗龙(1970—),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蒙古学和东方民间文学研究与教学。

数十年,各不相下,遂鼎峙焉。蛮三旺之名,盖以此也。妖之尤者名杜,三头六臂,能变化,虽数百家之村落,皆能吞之。杜眠时,鼻孔出长蛇一条,为人所害,蛇即入杜鼻孔,杜遂惊觉。故杜之横行,人莫能制。刘、关、张中,惟关之神行能变化。每与杜战,则刘、张守营。刘、张不能坚守,往往为杜所袭,甚且掳关之妻子。后为关所夺回,怒妻无耻,欲杀之,将妻发系马尾以拖死。马不前进,鞭之,亦然,痛鞭之,马遂作人语曰:“夫人罪不当死,虽杀我,亦不走也。”关不得已,遂将妻子同载而归。后杜益骄横,关变为牛屎,被杜家人拾作柴料,关始入杜家。关又变为炉中扛炭,遂近杜身,杜不知也。杜眠时,蛇出,关先杀蛇,后斩杜,妖患遂平。蛮民感其德,至今犹供奉之。^[3]

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开始系统探讨藏区关公信仰与格萨尔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引证《清稗类钞》记载的《蛮三旺》资料,并普遍认为《蛮三旺》是西藏流传的关公传说。黄旭涛的《民间传说对关羽神化的影响》中提到了《蛮三旺》,但是没有展开研究^[4]。林继富教授围绕《蛮三旺》文本,写了两篇论文,对关公的传说和信仰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林继富在《神圣的叙事——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互动研究》中说:“(该)传说情节曲折,神灵色彩浓厚,可以说它保留了汉族关羽传说的明显痕迹,笔者以为该传说是流传在汉藏民众频繁接触或汉藏民族杂居的文化边缘地带。传说中的关羽黏附了藏族格萨尔的幻变情节,也就是说西藏关羽传说与藏族格萨尔等民间英雄信仰的结合在《蛮三旺传说》中有一定程度的反映,这种结合可以说是西藏关羽从民间传说发展成民间信仰的重要一步。”^[5]而他的《从传说到信仰——西藏关羽信仰的演化脉络》是专门讨论《蛮三旺》的论文,其中说:“这则被清代典籍记录的西藏三国传说,主要表现了关羽的神奇力量,传说情节曲折,神灵色彩较为突出,虽然叙事文本中保留了汉族关羽传说的明显痕迹,但是传说中的关羽却黏附了藏族格萨尔的幻变情节,也就是说西藏关羽传说与藏族格萨尔等英雄信仰的结合在《蛮三旺传说》中有一定程度的反映,这种结合可以说是关羽从民间传说发展成民间信仰的重要一步。”^[6]胡小伟的《藏传密教与〈西游记〉——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续论》中也讨论过《蛮三旺》:“亦犹《西游记》孙悟空降魔伏怪,可资比较。唯妖魔也‘三头六臂,能变化’,要非密教正道,倒像是《西游记》中佛祖菩萨身边考验唐僧的亲信。”胡小伟在这里认为“三头六臂”的妖魔非藏传佛教密教护法神莫属^[7]。

学者们对《蛮三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公信仰的探讨上,而基本将《蛮三旺》定位为民间传说(虽然徐珂本人将《蛮三旺》称为“西藏神话”,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徐珂所谓的“神话”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神话概念)。虽然也联系到格萨尔,但是对《蛮三旺》的文本并没有做深入研究。我认为《蛮三旺》与格萨尔史诗有密切关系。

二、《蛮三旺》的叙事结构与史诗母题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蛮三旺》,会发现该传说有两个特点:一是传说遵循了关羽变形潜入杜妖家中,靠近杜妖,先杀杜妖的灵魂——长蛇,再杀死杜妖的叙事模式;二是该传说中包含了关羽之妻被杜妖抢劫、关羽将妻子的长发系在马尾上想拖死、马说人语劝关羽、杜妖睡觉的时候鼻孔里出长蛇,蛇回鼻孔杜妖就惊醒、关羽变化为牛屎和扛炭等母题。而这些母题是常见的史诗母题,并且在藏族《格萨尔》史诗和蒙古族《格斯尔》史诗中都能够找到对应的母题。下面,我们就做个简单的比较和分析。

格萨尔降魔救妻是藏族《格萨尔王传》和蒙古族《格斯尔可汗传》中均有的重要内容,讲的都是妖魔抢走或者因为叔父晁通的挑唆,格萨尔的妻子被迫做妖魔的妻子,格萨尔变身潜入妖魔城堡中,并在妻子的帮助下探知妖魔灵魂的秘密后逐一消灭妖魔灵魂寄存物,最后消灭了妖魔。而且,在蒙古英雄史诗中,史诗英雄在妻子的帮助下,内应外合,探知恶魔蟒古思的灵魂寄存物后,先逐一消灭蟒古思灵魂,最后彻底

藏族《格萨尔王传》文本参考了王沂暖先生翻译的《格萨尔王传·降伏妖魔》,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蒙古族《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参考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6年北京版《格斯尔的故事》(上册),第121-171页“格斯尔可汗铲除十二头蟒古思救阿尔伦·高娃夫人之第四章”。汉译本参考桑杰扎布翻译的《北京版〈格斯尔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战胜并杀死蟒古思,已经成为广泛流传的失而复得史诗类型。这类史诗的关键性情节可以概括为:①英雄的妻子被恶魔蟒古思抢走;②英雄变身潜入恶魔蟒古思的家;③英雄的妻子探听到恶魔蟒古思灵魂寄存物之后将其告知英雄;④英雄逐一消灭或毁坏恶魔蟒古思的灵魂;⑤英雄最后与恶魔蟒古思决斗并杀死恶魔。比较有代表性的史诗是1938年在内蒙古察哈尔记录的《嘎拉蒙杜尔汗》。

如果我们对《蛮三旺》传说和上述史诗类型做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叙事结构基本上是对应的。首先,《蛮三旺》中也提到了关羽妻子被杜妖抢劫和关羽想把妻子用马拖死的情节:“杜掳关之妻子。后为关所夺回,怒妻无耻,欲杀之。”可见,关羽妻子被杜妖抢劫也是《蛮三旺》的关键情节,而且任乃强先生在其介绍《藏三国》的文章中也谈到过曹操抢关公妻子的故事:“在炉霍格聪活佛私寺中,见此故事(指格萨尔史诗——引者)壁画一巨幅,楼窗内有男妇相逼,一红脸武士导人援梯而上,似与争之。通事依格聪活佛指,孰为藏曹操,孰为藏关公。谓关公之妻为曹操所夺,关公往夺回也。此其事与古今本三国演义皆不合,古知其书非译三国故事。”这里,实际上是任乃强先生见到《格萨尔王传》的壁画,格聪活佛是看图讲故事,给任乃强先生讲述了格萨尔夺回妻子的故事。虽然张冠李戴,曹操抢夺了关公的妻子,后被关公夺回,但是在《藏三国》或者《蛮三旺》中关公的妻子被抢劫是故事的一个重要主题。正是因为关羽的妻子被杜妖劫去,所以关羽才变身潜入杜妖家中,接着发生了关羽先杀长蛇再杀杜妖的情节。在《蛮三旺》中,关羽妻子被杜掳去和关羽杀杜妖的两个情节之间并没有明确说出二者有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参照藏族《格萨尔》史诗和蒙古族《格斯尔》史诗中“降魔救妻”的共同故事模式,可以推测关羽变身潜入杜妖家中并铲除杜妖是为了救回自己的妻子,其原型来自于格萨(斯)尔降魔救妻的故事。这样,我们似乎可以复原《蛮三旺》的叙事模式:①关羽妻子被杜妖掳去;②关羽变身(变成牛屎和扛炭)潜入杜妖家中;③关羽消灭杜妖的灵魂——长蛇;④关羽最终杀死杜妖,为民除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蛮三旺》的主要内容讲的就是“降魔救妻”的主题,而关羽的原型就是格萨尔。下面,我们对具体的母题做一些比较和分析:

①《蛮三旺》中,“杜眠时,鼻孔出长蛇一条,为人所害,蛇即入杜鼻孔,杜遂惊觉。”这实际上就是史诗中常见的恶魔或蟒古思灵魂在其睡觉时离开主人的母题。在格萨尔史诗中,妖魔的灵魂都是寄存在体外的,这长蛇就是妖魔的灵魂。在藏族《格萨尔王传》中,妖魔睡觉以后额间出现一条小鱼儿闪闪发光,格萨尔射死这条小鱼儿才能最后杀死妖魔;在蒙古文《格斯尔可汗传》中,十二头蟒古思睡觉时从他的两个鼻孔里出来两条金鱼并在其两个肩膀上游玩。“杜眠时,蛇出,关先杀蛇,后斩杜,妖患遂平。”这正好说明了杀死妖魔必须先消灭其灵魂。在格萨尔史诗中,格萨尔也是先消灭灵魂之后才彻底消灭了妖魔。

②《蛮三旺》中,“后杜益骄横,关变为牛屎,被杜家人拾作柴料,关始入杜家。关又变为炉中扛炭,遂近杜身,杜不知也。”这段内容虽然不详细,但是实际上概括了格萨尔乔装成喇嘛潜入妖魔家中,而且藏在炉灶下面,在妻子的帮助下探知妖魔灵魂后先消灭灵魂寄存物,最后杀死妖魔的故事。

③《蛮三旺》中,“刘、关、张中,惟关之神行能变化,每与杜战,则刘、张守营。刘、张不能守,往往为杜所袭,甚且掳关之妻子。后为关所夺回,怒妻无耻,欲杀之,将妻发系马尾以施死,马不前进,鞭之,亦然,痛鞭之,马遂作人语:‘夫人罪不当死,虽杀我,亦不走也。’关不得已,遂将妻子同载而归。”关羽的神变其实和格萨尔的神变相似,而英雄的骏马说人言则是英雄史诗中的普遍母题。

下面我们就用表格的形式对《蛮三旺》与藏族《格萨尔》史诗和蒙古族《格斯尔》史诗的相关情节母题做一简单比较(见下表)。

从下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蛮三旺》传说中的情节母题不是别的,而正是包括藏族《格萨尔》史诗和蒙古族《格斯尔》史诗在内的“英雄降魔救妻”史诗类型的情节母题。因为《蛮三旺》记录的是史诗内容的梗概和主干情节,所以史诗内容就被大大地压缩和省略了,导致了多年来学者们没有看出该传说的原型实际上就是格萨尔史诗中的“降魔救妻”一章。

仁钦道尔吉主编:《蒙古英雄史诗大系》(一),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382-389页。该史诗的汉文情节梗概请见仁钦道尔吉著:《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实际上,该史诗和《格斯尔镇压十二头蟒古思救妻子阿尔伦·高娃》有密切的源流关系。

情节母题	《蛮三旺》	藏族《格萨尔王传》	蒙古族《格斯尔可汗传》
妖魔多头	名杜,三头六臂,能变化,虽数百家之村落,皆能吞之。	头上长着十八个犄角或者多头。	十二头蟒古思。
妖魔的灵魂寄存物和命根子	杜眠时,鼻孔出长蛇一条,为人所害,蛇即入杜鼻孔,杜遂惊觉。故杜之横行,人莫能制。	妖魔熟睡的时候额间有一条明光闪闪的小鱼儿,是妖魔的命根子。这条小鱼儿明光闪闪的时候,用箭射中了,妖魔才能死。	蟒古思熟睡之后从两个鼻孔里各出一条金鱼在两个肩膀上游玩。
主人公变身	关变为牛屎,被杜家人拾作柴料,关始入杜家。	格萨尔乔装成喇嘛、乞丐或者印度商人进入妖魔的城堡。	格斯尔可汗变成乞丐进入蟒古思的魔城。
主人公靠近敌人的办法	关又变为炉中扛炭,遂近杜身,杜不知也。	格萨尔妻梅萨在炉灶下挖了九层深坑,让格萨尔大王进到坑里坐着。	格斯尔的妻子阿尔伦·高娃在炉灶下挖深坑藏格斯尔。
先杀灵魂寄存物,再杀妖魔	杜眠时,蛇出,关先杀蛇,后斩杜,妖患遂平。	降魔的方法是:先把妖魔的寄魂海弄干,再把寄魂树砍断,再把寄魂牛射死,最后射死妖魔额间闪闪发光的小鱼儿。	格斯尔将蟒古思灵魂两条金鱼连同两个肩膀砍断,并让阿尔伦·高娃夫人在蟒古思肩膀的伤口里塞进木炭,这木炭是防止蟒古思伤口愈合的。

通过这种比较,我们认为,《蛮三旺》不是关公的传说,而是“藏关公”——格萨尔降魔救妻的史诗故事。也就是说,清末民初的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的是藏族格萨尔史诗之一章——《格萨尔降魔救妻》。由此,也可以引申出另一个推论:《清稗类钞》记载的《蛮三旺》很可能是最早用汉字记录的格萨尔史诗文本之一,虽然这是一个高度概括的转述文本,但是在格萨尔史诗的学术史上应该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2]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二卷第一二三四号合刊)[Z].中华民国三十年九月印行.
- [3]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96.4790.
- [4]黄旭涛.民间传说对关羽神化的影响[J].社会科学辑刊,1995,(3):151.
- [5]林继富.神圣的叙事——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互动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6):13.
- [6]林继富.从传说到信仰——西藏关羽信仰的演化脉络[J].青海民族研究,2005,(4).
- [7]胡小伟.藏传密教与《西游记》——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续论[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4):528.
- [8]任乃强.《藏三国》的初步介绍[A].赵秉理.格萨尔学集成(第二卷)[C].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667.

(下转第 34 页)

建设的现实选择。总之,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过程中,政党通过“党管干部”“党组设置”等方式来实现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治理,实现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国家通过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治理实现政治整合,少数民族在治理过程中则获得权利的主张、尊重和实现。政党、民族、国家三者共存共赢,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平稳运行。

参考文献:

- [1]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演进[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陈沛照.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就与启示[J].前沿,2010(3).
[4]张静,甫岩.新时期民族区域自治的完善与发展[J].满族研究,2007(1).
[5]胡锦涛.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R].2009-09-29.
[6]汤法远.民族自治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族际政治互动分析[J].广西民族研究,2010(3).
[7]黄骏.论新形势下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创新——基于当代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野[J].贵州民族研究,2010(6).
[8]朱少雄.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与民主政治建设——以广西民族区域自治为个案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6).

(责任编辑 杨士宏 责任校对 张瑞珊)

.....
(上接第4页)

Man Sanwang and Gesar Epic

Chen Ganglong

(Oriental Literature Study Center,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n Qing Bai Leichao edited by Xu Ke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is a “Tibetan Mythology”, Man Sanwang, which is thought by some scholars the legend of Guan Yu in Tibetan area.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narrative structure, plot motif of Man Sanwang and Gesar Epic, we will draw such a conclusion that Man Sanwang is not the legend of Guan Yu, but an epic story of how Gesar conquered the devils and saved his wife.

[Key words] Man Sanwang; Guan Yu; Gesar Conquering the Devils and Saving His Wife

(责任编辑 多杰 责任校对 马倩)